

錢力那不就好吃官司了麼? 了!我真笨!我去吃一顿白食不

付德相,可叫夥計犯了疑心一聲喝住了他 起鎮于夾上地肥內,端起酒杯要上口,他那 毫不猶豫地給他端上了所點的酒菜,刚拿 家下等的小飯店,好容易挑了一家,夥計也 夥計們趕走出來,他一想不對了應該去找一 他也不檢點自己的一身褴褛,随便想問進 一家富麗的餐廳。剛一進門、早就給勢利的 早為什麼不想到了真家! 「喂!朋友,帶了錢沒有了」

18 一 縣大喝, 駭得他肉掉酒椒,可是選得 裝成理直魚壯似的。

吃東西能不帶錢的麼了」

胡説八道了這是什麼規矩了一 拿出來看看?」

韓阿根想先吃他一地肉再說,刚要到口可

「這裏的規矩是先付機後吃東西,拿

這才把他窘住了,夥計冷笑说:

好半天才能使他自己站起來了踉跄地向前 笑,刚要到口的美酒肥肉,混身的創痛, 笑,他躺在地上,人們的笑聲,夥計的海 店門,一下子鄉在街心,引起了草衆的羅 9再一把抓住了褲腰,像抓小鷄似的提出了 韓阿根想衙,可是給夥計一把揪住了衣領 「噢!原來是存心想吃白食的多時の」

力他迷亂了力突然轉身抓住那個夥計力

商店老闆太叫:

頭下小衣煎他說:

要吃飯呀了」 關進監牢裏去了我不過是 一我要吃飯呀力請你把

>馬上又作冷笑說: 韓阿根的哀號把他駁了一跳

雨天監牢裏也在疏散犯人力 就會有飯吃麼?告訴你力這 「你想問進了監牢裏」

彩計一笑,大家都笑,雜啊根的哀疏也學 宴時,人都園集攏來,警察也趕來問 據去了祗聽得一大體,改碼乒乓碎聲,一 成狂笑,忽然計上心來拾起一塊磚頭隨手 為的是想吃白食的人也多得很了哈哈!一

韓阿根倒坦然微笑說: 一誰鄉的,把人家桐窗玻璃也打了。」

一 是我 」

被 打碎玻璃的商店老闆也起來大叫〇 「谁打的?抓住他!」

飯店夥計說:

「抓住他有什麼用?」

商店老闆说:

飯店夥計笑着說。 「要他吃官司, 賠我的玻璃!

兒力賠得起你的玻璃麼了 「他是存心想吃官司的了你職他的樣

學察說:

韓阿根急忙說: 「打官司,沒有什麼了不起,項多關

幾天泥了。」

「那好極也!湖湖你?」

南店老湖大叫: 「那麼我的玻璃就白給打了麼,我要

雅自由!」 老問拉住他要打力警察急忙說 「你可不能打他,你不能侵犯他的身

韓阿根心裏大為不忍力央求那警察說:

>那怕你開我個一年兩年」這時候遠處傳 呼喊同警節幹口 「請你把我抓去,送法院,解提監備

警察慌忙拔鎗想走,韓阿根却懷住不放 「捉賊!捉賊?

警察急忙洒開他, 潭衆也随着一窩風縣執 開去了力韓阿根進入縱的計劃又告失敗力 回頭看見那個如醉如凝的商店老問了他抱 「謝謝你一求求你了」

璃!! 「老闆,對不起,我白打了你一德

先生也就得發昏,對醫生護士同般太太 大肆咆哮。 第十二場 般先生餓得發昏

包怎麼能活命!」 财害命力我要找法律顧問力招待新聞 記者,叫大家聽聽,,一個人光吃麵 「原來你們是串通好了力想統死我課

太太怒吼說。

「胡説!你想死,我還不許你死啊!

醫生说:

起見力譬如說你的糖尿病力騰發炎力加上一般先生力我們無非是為了你的健康 血壓……

殷太太把醫生扯過一邊力悄悄地说: 般太太說: 一別理他力他越活力越胡塗了。

醫生恍然大悟,連連點頭說: 倒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位…… 我想請你把護士操過一個…… 你的意思……她服務得不好麼了 請你換一個年紀大一點,長得聽

天龍口 一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不過祗好等

機力就謝絕不看力現在果然遭免横死力那 里尼同布院勒二位邀請看相,敝人預測天 科學命相法,想當年在西洋外國,承蒙墨索 財子禄,流年終身,嚴人關鐵口專門研究 家開鐵口展開態內之口內滔滔地說著。 「诸位一那一位要談該酒色財氣力車 韓阿根擠到街頭人聲裏,聽一個命相 第十三場 韓阿根與關鐵

好!好!好!」 請你看看我的相! 韓阿根想起自己命苦,好奇心動力就擠到

一位有緣,請來被談不取分文〇一

月,走路像時風,站着像裸松,坐下像只 弓風松鐘一樣也不像,酒色財魚妻財子禄 , 陳這位先生,不是我關鐵口胡說八道,他 鐘,要像弓風松鐘,那才是大富大貴之相 韓先生速速點頭說言 ,一樣也沒有份兒,你自己說對不對了一 「诸位!一個人的相」總要躺下像只 口把韓阿根端詳一番,就對章衆說

跟了過去,不過……」 在監字裏放出來力老婆嫁了別人力連兒子 「對極了!對極了!我是又窮又密,

冷口 , 服前就是個證明!」 制鐵口拍着胸膛說: 「治位-這可不是我神相關鐵口自己

韓先生說: 「請你再談談我的流年怎麼樣?終身

嗣鐵口攤開手掌說:

你兩圈。」 一流年五圓,終身拾圓,方才談的算

沒有一粒米進過口叫了」 「老實告訴你,今天一大平到現在選

韓阿根笑了:

嗣 口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原來你是存心來觸我的霉頭刀翻我

的 玩笑?拿錢來! 不行! 銭沒有,要命例有一條!!」 訴你,我也沒有吃過飯啊! 有緣的分文不取,我老子跟你沒有 你不是说過分文不取麼了」

笑り引得響窮來了の 個大口,兩個人扭成一圈,路人轟然大 鐵口一用勁力韓阿根的破衣胸口力裂了

一什麼事?」

警察說。 「兩個癌三打茶。」

「不許在馬路上打架,再打把你們俩

於色說: 同時也各把扭住的手照納了,剛鐵口喜彩 關韓二人一聽这話不约而同地心平底和了

雜先生也笑着说 * 「抓進去吃官司麽?那多好呀?」

「朋我個十年八年也不在乎?」

「警察局會有那麼聞的工夫來管你們

卷三打架 子去!大家也散散!」 路人笑着走散,開鐵口取下牆上的布招

怎麽?你也想吃官司麼?」 嗣了進去,至少可以混幾天。」

同是天涯挨議人,相逢何必曾相議 那麼我們俩是同志了,哈哈!」

二人相顧而矣,韓阿根說 鐘》怎麼也會沒有飯吃呢?」 「你自己的相貌堂堂胖胖地很像弓風

2 徐 上,其實什麼其命看相,都是些胡说騙人 麼還在拍電影混飯吃,也就是吃虧在這個 胖子沒屁股,你想般秀岑多胖,現在為什 想,像我這樣的一表人材,為什麼要落 「相書上說,十個胖子九個富,私

> 想去吃官司,到監军裏去混飯吃呢?」 不去找點事做,自由自在做人不好?例 一這一定是年頭兒不對!」 「對啦!這是什麼年頭兒!為什麼我

我並沒有做過什麼壞良心的事啊了现在我 人,這不能怒她,怒我自己麼了我想一想 胡裹胡塗地吃一場官司力老婆守不住嫁了 「我事做!唉!沒有那麼容易!從前

事做力我簡直連想也不敢想!」 個年頭兒龍! 「這呀!你我谁都怨不着,私好怨這

二人正在說着話了警察又來干涉。 「你們還想幹什麼了走!走!」

順鐵口说: 「我們在說點正經話。

警察说: 「走!走!」

韓阿根說: 「怎麼連正經話也不……」」

「走·別找麻煩·」 二人相颇苦笑而行。

殷先生一見了了就愁眉苦臉地說。 女設士又把烤麵包同白網水端給般先生力 第十四場 殷先生想吃天鹅肉

吃的一 「又是烤麵包白開水!! 您歷是人

王他們的! 是個人們吃的了外面普通人家怎麼也比不 女護士故意調侃他說。 一般先生,你公館裏的飯真閱魚!就

殷先生對於吃是十分發生與趣。 他們給你開的飯好不好,你滿意麼

遊廠精絲,水菜是真正的美國的 Sun Kist紅槍小牛肉,京乾大蝦·····白汁桂魚,洋 嗯……口磨清燉鶏湯,黃松鴨子; 晚飯是什麼菜了一

> 殷先生給她講得直照口水按捺不住 般先州你真好福氣……」 一 并也!還什麼福氣!

怎麼啦! 我明天怕不能來何候你如!」

量些什麼,哼!我要起家庭革命了! 所以恐換一個年紀大點,聽一點的。」

殷 先生聽了道話,翻身跪在床上。 「為了你了我什麽都肯犧牲,孤要你

那麼她呢?你太太呢? 你輕點兒,別嚷嚷一一 她呀了我早就預備同她都给了一

心來。 肝兒都掏出來給你·· 女護士看見他那付總態,眉頭一級,計上 祗要你能相信我了我恨不能把心兒

了了你到花園亭子裏去等我了我們仔細地 「现在我們說話不方便,問頭等人都

殷先生幾乎軍了過去,內內地說言

笑,般先生颓然倒下: 女護士開門出去力能去秋波一轉力妈然一

哈!就說新我永遠吃乾麵包>也是情願的 哈一……」 D

同度寒宵

的死了 一解兄习你的公館在那裏?」

士又故作整人之等:

你太太嫌我年紀輕,長得也不太難

一可別為了我呀!! 一怪不得方才她同醫生在鬼鬼祟祟商

我就帶你到美國去一一

一怎麼能騙你呢? 真的麼?

「想不到我還有一部老來桃花運,哈

外的垃圾桶邊力轉阿根問: 十五場 韓阿根與關鐵

「天之涯海之角,都是我的公館,你

掉了!」 挺暖和的力就可惜一林被子給人家燒 「這就到了」這裏有人家倒下的爐灰

一不要聚,我們俩可以肯對首靠着

彼此借點暖氣口」 「對!!」

根笑說。 二人就在編下灰上,彼此靠着坐下,轉阿 你胖,倒有點像只沙發椅。」

火上升無法入睡。 兩個人静默了一會兒工夫,開鐵口 你一身是骨頭,像只壞了的網線林

最 好吃! 青,再配上兩樣下酒菜,你看怎麼樣? 「要駒脯上的肉,又肥又激~~~」 「喂!老弟,这特候來雨斤項好的 · 酒要遊得不太涼,也不能太然。」 我要咱有頭刀鹞翅點刀鹞脚口紹頭 来盤白新彩好嗎?」

頭歸我,不就完了麼了一 「唉,吵什麼,一隻鶏,肉歸你,骨 一肥的好吃! 「還是肥的好!」 骨頭好吃!!

殿関女明,算止!不許再提,超說越議! 「是你先開頭的 。」 一都只夠呀?牠的過選在牠姥姥家裏

「那只鷄呢?」

裏的殷太太溜進了花園的亭子裏,一個 坐在那邊力越想越得意。 的重量,改改直翻,好容易躲過了在客廳 作怪,很堅實的梯級,大概也支持不了他 楼上溜下來,越想把脚步放輕,那樓梯越 殷先生等着睡衣力被了件晨衣力悄悄地從 第十六場 殷先生的桃色風

同時力那女親士來到客應裏對般太太說。 7我……」 一般先生約我到花園的亭子裏去被話

永完—